#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八

##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鹽錢奏狀

契勘本司近據左朝散郎權通判潭州軍事劉鵬申先准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司指揮一行大軍犒設錢計二十四萬貫文令轉運司與本州同共出備內本州已應副過錢一十九萬貫文外有錢五萬貫文係令轉運司應副尋申轉運司乞行支撥承轉運判官孫綬指揮爲大軍起發煎迫措置不及再三令鵬遂急就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差來回易使臣承節郎李傑處於贍軍回易鹽錢內兌支錢二萬貫文遂得應副大軍起發不致闕事除已

撥還過錢三千貫文外尚欠錢一萬七千貫文不住據使
臣李傑守等撥還乞下轉運司撥還施行本司尋下轉運
司撥還去後據轉運司申契勘照得昨福建等路宣撫司
大軍在潭州除本司應副過金銀并徑撥錢應副支用外
今來別無錢物可以撥還已牒潭州照會去訖本司再行
契勘潭州通判劉鵬先借上件錢已是應副福建等路宣
撫司大軍起發支遣了當今來不住催逼申乞撥案名錢
貫緣本司見應副安撫使司大軍錢糧日逐合支數目不
少尚未足辦委是闕乏別無官錢可以撥還申乞施行臣
今契勘本路州縣自建炎四年以來數遭兵火官司民

[illegible]刼錢盡潭州爲孔彥舟馬友所擾相繼福建等路宣撫
司軍馬到州屯駐措置盜賊每月支費錢三十餘萬貫米
五萬碩幷犒設錢二十四萬貫一月計支費錢糧近六十
萬貫又岳飛一軍於本路支費皆以軍期責認州縣刻剝
倉庫科欲疲民公私罄匱自臣到任潭州一行大兵日用
錢糧浩瀚漕計闕乏應副不足委是無錢可以撥還前項
借兌應副福建等路宣撫司支費過兩浙安撫大使司贍
軍田易鹽錢一萬七千貫文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從
朝廷給降度牒付兩浙安撫大使司充還上件借過贍軍
田易鹽錢施行須至奏聞者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猺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勘會武岡軍隸屬湖南緣相去本路帥司遼遠與廣西桂府稍近奉聖旨委廣西帥臣許中遣發羅選要約度事勢將帶人兵前去武岡軍駐劄共力捍禦猺賊候一向事寧日方得勾回如羅選要差出不在本司即別選堪倚仗官兵前去仍令程昌禹差發官兵應援劄送荊湖南路安撫使司疾速施行臣已備錄前項指揮牒廣西經略安撫許中遵依遣發羅選要將帶人兵起發前來武岡軍駐劄并牒程昌禹照會差發官兵應援外今有奏請畫一事件下項須至

聞者

一臣契勘江西路尚有潰兵作過及本路郴州與江西虔州廣東韶州等處接界有鄧裝彭友等出沒虜掠即日江湖水勢漸長楊么賊徒猖獗除分屯軍馬捍禦潰兵收捕鄧裝彭友及會合諸路討蕩楊么外緣本司差去把截徭賊軍馬不多竊慮覘望事勢轉至猖獗今來朝廷令廣西帥司就近遣發軍馬同共措置誠合事宜深慮廣西遣發不多坐費歲月無補於事契勘臣昨任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日曾行下廣西帥司於隸將不隸將人兵一萬五千餘人内揀選二

千五百人團結成一軍輜重火頭在外委羅選要充統制官聽候緩急勾抽使喚欲乞特降指揮差撥前件巳團結軍馬前來庶幾可以倚仗

一臣近奉聖旨權節制程昌禹等軍馬會合收捕楊么賊徒巳催發進兵討捕外今蒙朝廷令廣西帥司差發羅選要軍馬前來武岡軍共力捍禦猺賊竊慮廣西帥司所遣將佐軍馬既到本路亦合權聽臣節制庶幾不致有失事機伏望特降指揮施行

一臣契勘本司見管軍馬逐月合用錢糧草料緣本路州縣累經兵火公私匱乏見今支遣不繼今蒙朝廷

下廣西帥司差發官兵前來武岡軍其所用錢糧伏
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路轉運司計備半年合用
錢糧前來應副支遣庶幾不致闕誤
一臣契勘武岡軍猺賊據恃山險出沒作過臣雖分遣
官兵前去捍禦及見一面措置施行外緣自來攻討
溪洞全賴器甲利以長兵多用神臂弓取勝臣本司
諸軍闕少器甲本路諸州數經兵火及武岡軍累年
猺人作過用兵不已甲仗庫空虛全無可以施設臣
先帶宣撫使司曾行下廣西製造器甲及契勘得桂
州見管神臂弓數多行下經略司取神臂弓三百張

緣併隸宣撫各歸逐路帥司不曾起到伏望朝廷特
降指揮下廣西帥司將造到器甲及見在神臂弓依
數支撥并合用箭數一就支付施行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

乞專責江西漕臣吳革應副錢糧奏狀

勘會臣先准尚書省劄子節文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令韓球於已降糴本紬絹內先次充支絹八千匹紬
二千匹應副冬衣使用仍仰却於建康府寄樁上供紬絹
內依數取撥補還應副糴買及令韓球於江西上供米內
撥三萬碩及於本路合起經制錢內撥五萬貫應副支使

臣於去年十月初一日已後累牒韓球遵依支撥及委言州通判高公惕計置起發上件紬絹差本司准備差遣李璪等前去江西路催促施行去後至今三箇月餘韓球並不依數支撥亦無回報今方據言州通判高公惕申承韓球牒稱別無紬絹已申朝廷乞下湖南收糴本色及以見錢相兼支給或乞下建康府於寄樁紬絹內正行支撥并據准備差遣李璪等申韓球百端推托未肯支撥錢米却承臨江軍牒准韓球牒稱本路所入經制錢不多已申尚書省乞蠲免去訖備錄申臣乞照會施行臣今照對先提領軍馬之任經過吉州韓球占恡不應副錢糧留滯師行

臣曾具韓球弛慢奏劾蒙朝廷委江西安撫大使司體究以故韓球挾此私忿故違前項已得聖旨阻滯不肯先次充支紬絹及支撥錢米竊緣臣本路數遭兵火公私匱乏今來潭州屯兵數萬支用浩瀚委實供贍不繼指准江西支撥上件錢帛斛㪷到來支遣去冬諸軍已是無衣絹可以支俵今來又適合支春衣月分似此韓球挾私不為遵奉聖旨充支應副深恐軍士目緣衣糧欠闕別致生事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仍乞嚴立日限專責漕臣吳革應副庶幾不致遲誤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日劾奏狀

經紹興二年十月四日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竊見溪洞歸明官應湖南邊郡及二廣皆有自崇觀以來員數寖多當時朝廷務要優恤遠人於是添差為諸州郡指使及添差監酒稅之類意在資以俸給以活其家本不取其才任及至後來諸州措置監寨盆廣缺人把托於是又盡令押管兵夫其所管押皆是鄉民其歸明官生長溪洞初無愛民之意亦不習朝廷法令恣犬豕性貪婪無厭鞭笞摧辱無所赴愬假如州縣曆政苟或替移民復得蘇至如歸明官有自歸明至今已及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年未嘗暇去民之無告無有休已甚者廣田宅結婚姻所喜則相

親所憎則加害黨類既植根株牽連豈可置而不恤其議者欲令帥臣籍其姓名同州縣官三年一易或云只循舊例添差罷其管押兵夫之事臣愚以謂遠方傳聞難以預度今欲望睿斷詳酌劄付二廣湖南帥臣因使人之行而面授之俾之審行措置務令適宜既不令歸明官失所致怨亦不令遠民受害無已庶得少釋陛下軫念元元之意伏候勅旨十月初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廣南劄湖路帥臣限五日措置聞奏仍下司劄送臣施行須至奏聞者右勘會湖南管下溪峒歸明主官除本峒彈壓山猺即無係本路諸州添差職任外其潭衡等州見管添差監

當[illegible]役並係廣西湖北管下溪洞酋首初以納土補官次則注授差遣遷徙出離巢穴以安邊面依條不釐務亦不差注替人本州常切羈縻其官司自合遵守法令不可差委幹當及管押丁夫把隘之類區令相度應添差諸州歸明官並支與本等請給養贍籍其姓名常切照管以三年爲任雖軍期亦不得差委幹當事務及管押兵夫把隘等若任滿輪易添差充非緣邊州指使監當亦不許簽書公事及主管官物之類仍依條候接人到日方得起發及關報移任州軍照會如官司依前輙有差委乞朝廷嚴立法禁約束施行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擬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狀申照會本州係湖南僻遠邊州耶緣本路盜賊四起鄰路廣西經略司措置隄備奏乞許廷割本州隸廣西因此畫一紹興元年九月一日奉聖旨今後遇有軍期其全州許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互相應援易契勘本州止管兩縣共有九鄉所入財賦至微累年調發兵馬非少支遣浩大又去夏遭孔賊殘破民力凋瘵雖與廣西相隣緣係湖南古郡即今本路盜賊未息州縣悉力隄備久隸本路帥司若更聽廣西經略司節制設有調發本州兵馬或分屯官兵並

劄不惟難以應副又緩急之際與本路帥司指揮兩有牽
制若一遣發以誤軍事官吏枉負典憲申乞施行須至奏
聞者右臣契勘全州自舊係湖南屬郡南至桂州纔只二
百里其川原道路並不相接遇全州管下猺賊出沒并別
處盜賊侵犯其全州措置事宜並聽湖南路帥司節制若
全州不失隄備則廣西路更無軍期如去年六月曹成侵
犯桂州事勢危急賴湖南路安撫使司遣發張憲吳錫兩
項軍馬自全州徑入桂州界方始解圍以此顯見全州只
合聽受湖南路安撫使司節制今若令更聽廣西節制不
惟一州難以遵守兩司指揮兼廣西路桂州遇有軍期其

事宜並須先在湖南况今本路武岡軍管下接湖北等處猺賊作過正與全州一帶逆溪猺人連接臣已措置調發兵將及令全州等處團結兵民併力捍禦掩捕若全州聽受節制不一深恐緩急調發及分屯軍馬因緣牽制無所適從有誤臣本路軍事實爲未便所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前項狀申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全州免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如日後廣西或湖南路有軍期即兩司自相關報應援施行庶幾各路軍政歸一不致別有侵紊

官祠謝表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勑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於侯藩愧無善狀修香火於琳館叨沐寬恩感懼交深涕泗橫集臣綱中謝伏念臣衰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於丘壑之間使收功於桑榆之日蕩攘群盜循撫疲民迺勉百為蔑著涓埃之效積累多釁終須搏擊之才荷聖度之包荒擴皇明而燭隱衆毀銷骨雖貽投杼之嗟太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閫之重寄還真祠之舊遊有靦面顏尚叨餼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湯克寬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深湔雪前非激昂

曉節遺贍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愛君
憂國之志

上天申節賀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中外稱賀者薰風協序炎
德鍾祥紀誕節於亨辰對中天之休運中謝恭惟皇帝陛下
仁均覆載政懋經綸親總馭於群才期蕩平於逆虜豐年
助順醜類革心顧宏藝祖之開基安斯民於一怒坐格仁
皇之至治嗣寶曆於無疆臣蚤玷宰司外叨真館七星去
國難忘畎畝之忠萬壽稱觴莫預雲龍之會

天申節功德疏

竊伏以中天啓運親奠主以成能率土懷仁宜高穹之眷
命敢因誕節中祝壽祺被海藏之靈文效嵩呼於愚悃皇
帝陛下伏願紹隆大統永庇群生順風雨於農時助成妙
略配乾坤參聖德坐享遐齡保及萬方均茲五福臣無任

明堂賀表

臣綱言伏覩今月十五日明堂大饗禮成者與天合德載
隆眷祐之休惟聖為能不忘昭事之意已告成於茂典仍
敷布於湛恩中賀臣聞自昔總章以時宗祀發揚至教必崇
簡大之規對越高穹要在精誠之格允屬中興之運克講
合宮之儀恭惟皇帝陛下道妙難名機深不測憂勤願治

惟民瘼之是求寅畏保邦豈神歆之敢恝妥及郊禋之歲
載新路寢之祠氣肅抄秋日消既望雲也移仗雖天步之
尚也宜室受釐實帝心之丕應臣叨柄任久去天光聞
盛禮之畢行徒深蹈躍違廣庭而稱慶莫效鳧趨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八

#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九

## 陳捍禦賊馬奏狀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況臣世受國恩嘗蒙眷獎擢寘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濵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戇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爲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僞齊劉豫以虵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僣竊名號盜據

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遙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至保護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廟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

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
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
昌僞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
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
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
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
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
策也朝廷或以兹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
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燮
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

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
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
世師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
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
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
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摽掠之勢
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
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
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
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月

錄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
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
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
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
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
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
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
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
侵晉而謝安以徧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
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

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旣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靮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聰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

## 奬諭詔書

勑李綱所奏具已見陳寫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蔡賊適誅敢稱兵而內嚮金戎助逆共擧衆以來侵蹙我谿谷臣民共憤逦親乘於戎輅用戡定於邊虞卿忠貫

明虜先眷蔡料敵於千里之外制勝於三策之間既覽褒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以安危自任恍恂所屬嘉歎不忘故玆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十八日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具已見陳寫三策捍禦賊馬事特降詔書奬諭者囊封上奏冐陳千慮之愚衷丞詔俯頒光奉十行之細札粲若日星之麗寵踰袞繡之華祗荷恩私深感涕中謝竊以逆臣干紀肆其蛇豕之心黠虜怙強借

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振嘽嘽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疴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憂國戀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貫龜之用顧借箸以靡及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斧鉞之戮虛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爲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啓於中興必削平於大憝欲恢遠略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曲惇耆艾之舊致茲誤寵驟及非才臣敢不仰體睿慈益堅素節

謀或可續僞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歷乙夜之覽

臣無任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勑李綱比以逆臣嘯亂叉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朕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恊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條道虜勢既屈潛師遯逃念茲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欲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

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九日

謝詢問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十載惓惓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為難中謝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歷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讋羌戎肆於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須明詔詢

誨諭人丁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諏當世之務
迩親覿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
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材猥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闊
疎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竅啓（竅空也啓開也 甚註空開小見）寡聞之
陋亦與詢謀採擇之間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
囊之奏豈曩歷乙夜之觀顧愚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疎通
知體豈數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
度赦其狂瞽慱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興之運則
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嶽深崇豈賴涓涘之助日月清
照但傾葵藿之心臣無任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九

奉詔條具邉防利害奏狀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濵曾不遐遺以國家邉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踈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假擾淮壖其意葢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東間渡江

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推鋒俘馘係路虜氣挫衄潛師遯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撰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沉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棊先心

自生乃可敎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内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儻不先爲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道處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

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陥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戎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爲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荊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

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劃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

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又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

秉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

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

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蔽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
與二三大臣孰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
修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
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
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
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
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
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
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
制於點虜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

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歛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荊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爲内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内應者予爵賞官吏軍士祿秩因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爲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諫於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疏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懲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鈇鑕力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

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開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

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義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潜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

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

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衆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秪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强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illegible]

策破勢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畏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遂有盛強之勢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

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覆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扎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

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玆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

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黮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謫之

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譏安於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

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槀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

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明寖昌也士風浇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寖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狥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秖從竄逐其士風澆相傚倣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

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録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而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略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諭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

謗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罹讒之臣熙涉之功
文熙大臣為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
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
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
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
讒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
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
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
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
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

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壹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

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借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晝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遲以致稽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焫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

譪俞踧蔑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騰之前十月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鬭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蔉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播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

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符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蓋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

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變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災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災異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

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荅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
文必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
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
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
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臣忘生觸
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
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
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
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

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
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
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
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
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
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
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
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
行之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

賢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有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乱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撥亂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厲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遂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

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
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
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
臣不量荒陋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
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扎今陛
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
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
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
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令得奉明
問盡至情臣瞑目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東

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千冒天威臣無任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者禋祀合宮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洽於臣民致兹罪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爲懼旣感且慙臣中謝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賴英俊以驅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豢首舉任大臣棟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爲曲突徙薪之謀故與物多牾而每致跋胡疐尾之患奉身以退何補朝廷仕道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遠於

軒陛忽九換於星霜適魑魅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鰐
垂涎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兎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
卧壠竊真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祕殿之華資更慙非據
叨膺寵渥寀積凌兢此盖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公以慈
爲寶陟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釐事告成欲
敷於有衆皇恩廣被遂濫及於陳人臣敢不益堅葵藿之一
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鵷鷺之清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少
之精懃頓祝南山之壽臣無任

謝再任宮祠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令臣候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今任

日特令再任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者先瓜期而有請方慚
譴訶拜天命之來臨由衷矜允冗食坐糜於公廩素餐愧
盍於私心[illegible]伏念臣壯年妄意於功名叨膺識擢晚景備
嘗於艱險惟欲退藏流寓海邦未遂掛冠之志仰資祿養
又陪奉祀之官更沐隆恩許令繼任自顧不材之木宜在
無何之鄉終日安閑既無憂責闔門溫飽皆荷仁慈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法天覆物知樗櫟不勞於斵削
俾鷽斯亦遂於逍遙致此孱庸獲霑恩渥臣敢不勉堅素
守期保歲寒緝舊學於簡編盍求此道勵精誠於香火少
答鴻私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洎瀆師之引遁勞戍役以言旋惕若耻躬懼兹多難聿求善後之計敢蹈護前之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邦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闡興邦之略意拳拳而曲折言凜凜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鄉語此乃卿精忠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閒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披夙蘊因致良規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朝顧治願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戡定之烈故兹親筆以示意

李綱

謝親筆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月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無辭冒責方虞斧鉞之誅宸翰載頒乃賚華衮之寵燦爛奎壁之畫昭回雲漢之章部屋生輝臣鄰改觀中謝竊以人臣之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愆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庭之紛辯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詢精攷而不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強敵之

圖故有諮諏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嘗忝近司清問下詢雖頗殫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蒙睿慈親灑宸筆褒以精忠之目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勢妙追於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於人心顧臣何人當此異數鄧禹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書如臣所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著聖君與善之誠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能天縱盛德日躋招採俊傑之謀協濟興王之運禮從微始濫居卒教之先仁不遐遺曲敦篤癃之舊致茲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衰魃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

之一

略報恩有路矢死為期

謝親筆劄子

臣綱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横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達之知首膺考奕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誠敢忘自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寡疎拙於謀身與物多牾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汙凂天聽負憂抱釁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於群口鑠金之際薄其罪於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

惟天地父母之德非臣殞首捐軀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虜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輒以已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旨特加奬諭迨至今春虜騎既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為善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聰議論迂疎文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親灑宸翰曲賜襃稱既目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不遺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顧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權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如臣所蒙於

謂何愧顧臣戮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十襲祕藏刻之金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諸人以為善者知此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已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冐塵聽覽臣不勝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許辭免不候受告限三日前去之任臣上荷聖慈不以罪戾終棄特加收拭錄用仰戴天恩但深感涕

伏念臣迂陋無取誤被聖知終始保全以至今日更蒙起
廢付以方面之重在臣愚分義當黽勉遵依嚴限即日就
道以副睿獎少圖尺寸之報重念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
交攻志慮凋落自荊湖得腰足之疾艱於步履杜門不出
三年于茲衆所共知近年復感寒熱眩瞀併作使當一路
兵民之寄必致誤事上累聖主知人之明雖死不足以塞
責敢望聖慈洞照微懇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閑散尋訪醫
藥庶疾或可安異日蒙被驅策誓極糜捐以圖報效干冒
天聰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辭免第二奏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十一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得再有陳請疾速前去赴任臣感戴天恩涕泗橫集伏念臣自國家多故以來誤蒙驅策未嘗辭難然臣學識迂踈賦分淺薄觸事齟齬自招悔尤一昨被命宣撫荆廣時以臣寇擾攘不敢力請扶疾就道既至本路招捕盜賊循撫流移整緝軍馬經理財用策勵駑鈍庶以少副委任之意惟知竭力以向前不慮煩言之在後凡造不根之謗率皆可駭之辭自非上賴睿明洞照誣枉姑使罷免以歸則臣雖欲自便

於江海寂寞之濵不可得也今者蒙恩起廢付以江西一路兵民之重邉徼寧謐無警急之虞而宸衷鑒臨有近降親筆褒諭之詔在臣愚分豈不頤行以圖報萬一實以疾病交攻精力頓衰憂患熏心動多遺忘深恐臨事乖錯復致人言有辜聖主終始保全之德所以夙夜憂懼而不敢承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重念臣以蒲柳早凋之質迫桑榆將暮之年弱植易揺驚魂未定幸安閒散庶或保全豈可復冒寵榮重爲小人者之所指議玆不避再三之瀆敢瀝血誠控告君父伏念聖慈深察危懇曲賜矜從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宮祠使得

府藏竭山林則臣仰戴大恩死當結草千冐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一